



统筹：寒川

第540期 菲律宾篇

组稿人：王勇

2, 庄晓明(江苏)

蓝菱的《墓林》一诗似乎没有什么鲜明的主题，它的特色在于营造了一种浓郁的氛围、诗境，让你去体味、想像。

诗篇一开始，就以“蔓草生烟”、“初秋雷声”、“微雨斜打”等意象，营造了墓林的凄迷氛围，虽与“英雄”的功业不太相称，但表现了一种英雄离去的失落。接下来的一节，是对墓林的清冷氛

围的进一步描写，清冷得连英雄的“姓氏和生卒年月”都失落了，只剩下一种缅怀的心绪。诗的最后一节，将对英雄缅怀的心绪，引向暮色中的深远之境，颇有中国古典诗的韵味。结尾一句的“石林外，又见石林”，令人联想到中国古典诗中结尾的名句“离恨恰如芳草，更行更远还生”，余韵袅袅，令读者怅然不已。

3, 椰子(菲律宾)

与征战、戍边、古战场相关的主题，历来就是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的一个传统，至今仍流传着不少朗朗上口的名诗名句。相同的阅读背景和固有的文化传统，使我初读《墓林》，仿若重温了古诗词里那两军对垒骁勇善战的场面，感发了风悲叶坠蔓草缠，四顾茫然战士死的意境。一个借助现代诗技巧写

作的当代诗人，写凭吊古战场或废墟墓林，能够写到这样新风古韵的境界，“石林外，又见石林”，让人读出感触，读出深远，在历史的回音壁前潸然泪下。

“怅望千秋一洒泪，萧条异代不同时。”唐朝杜甫的《咏怀古迹》，已经替多情诗人和我道出了寂寥的由来。



红灯：停
绿灯：走
你是否还记得
我叫黄灯

(选自《菲华截句选》，王勇主编，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2018年11月出版)

读后感 1, 王勇(菲律宾)

红、黄、绿灯规范了日常的交通，保证安全行驶与行人过街，然而交通事故仍会不时发生。蔡铭的《红绿灯》是一种质问与叮咛，红灯停、绿灯行，可世人往往忽视了黄灯的提醒！

醒。诗人借由路灯写出了再平常不过的生活常识。诗在生活，诗也来自生活。关注生活你关注什么？诗意的灵思处处都在，只要诗人的慧心去点亮！

2, 吴青科(福建)

走或停已经成了人们的一种生存状态，它意味着一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态度，而这种抉择的态度几乎成为一种被迫选择的意义取向。这种抉择其实是麻木而不幸的，这正是“红绿灯”对于人们的现实嘲讽。

一种等候的状态或者犹豫的过渡状态早已过时，或者早已被人们遗忘。走或停属于世俗人生的一种标志，这种标志是普遍性的一种宿命。但诗人却从这种宿命

中察觉到某种遗憾或者不幸，从而试图唤醒一种有关遗忘的记忆。然而，正如“红绿灯”本身一样，人们永远在意的只是一种明确的结果，而“黄灯”的意义或作用却无人问津，彻底弱化了它的存在意义。这本身就意味着这样一种事实，那就是人类只对明确的意义产生兴趣，这正是人类丧失诗意的一种证明。意义不需要去抉择，而只需静待原地。

3, 潘露莉(菲律宾)

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把红绿灯这两个交通色彩比喻两极化的思维方式：非红即绿。在“红灯：停”、“绿灯：行”的口号下，黄灯几乎普遍被遗忘，因此，诗人在第三第四行温馨的提醒：“你是否还记得/我叫黄灯”。

其实，黄灯对驾驶者来说，一点都不多余。黄灯一般给驾驶者警示，并给于驾驶者缓冲的时间，让他们能够停下来观望，自我审视，在有突发情况下，计量该停住，还是该通行。

生活中，很多人深陷这种“红绿灯式”两极化

的思维模式，他们的世界裡只有红和绿，一听到有不同的颜色，不同的声音，不同的观点，就会不分缘由，極力反驳、排斥，甚至抵触。这是因为他们忘了，除了红灯和绿灯，还有黄灯。

此外，诗中第三、第四行：“你是否还记得/我叫黄灯”，这一问一答，也形象地反映另一种社会现象。每每在那些倍受瞩目，丰功伟业的背后，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无名英雄。

这首诗以最简明的文字，最生活化的主题，展现最普及、最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。

静静读一首诗

墓林

蓝菱

英雄的剑锈了
乃见，蔓草生烟
初秋雷声在远方
鼓声起落
微雨斜打的小山坡
暮色自一束紫花中浅浅飞起

白的、灰的，一座冷冷的石静卧远路
垂首是阴天，影子是清风
下落未详的乃山脉间的枯枝
散失的鸟羽一片片
不出声息地挨在一堆暮云中
浮散的人生是你们作战时的心情
姓氏和生卒年月都无所谓
磨剑、击鼓乃焚城前的准备

升旗则多半为哀悼
浅浅的暮色飞起处
有雨，有紫衣裳的花
石林外，又见石林

4, 李燕琼(福建)

意象的选择，意境的营造，是这首《墓林》艺术最突出的表现。作者蓝菱从“英雄的剑”起笔，引出诗歌所要表达的对象，“蔓草生烟”、“微雨斜打的小山坡”、“暮色自一束紫花中浅浅飞起”等视觉体现和“初秋雷声在远方/鼓声起落”的听觉之间交替变化，让读者感受到墓林周围静穆的气息，也体味到世间万物对英雄的崇敬之情。

由景入情，作者将英雄生前的丰功伟绩和死后的不留姓名进行强烈的对比，启发思考，“浮散的人生是你们作战时的心情/姓氏和生卒年月都无所谓/磨剑、击鼓乃焚城前的准备/升旗则多半为哀悼”，寥寥几句，看罢令人揪心一痛：如果没有你们的无所畏惧，又何来如今的太平盛世！因此这也启示吾辈青年，日后定以己之力报效国家！

5, 吴青科(福建)

蓝菱的这首诗充满了各种自然的物象，本诗的技巧也正在于物象与想像的叠加。诗人的心思并不聚焦于主题的处理，而更善于一种气氛的营造，而营造的手段就在于对物象的观察和描述。这种大量的物象某种程度上湮没了有关的主题表现，从诗的形式上而言。在情感上，

诗人对于“英雄”这样的历史概念并非真正打算深入地解读，而只是予以印象式的艺术处理，这说明了诗人本人的某种文艺观以及价值观。与其说诗人想留下来继续思考，或许他只是作短暂的逗留，无意于与历史纠缠，但这种印象式的处理反而在审美表现上更加深刻。

老土地

张斐然

守护着一片大地
土地 已不忍
看黄河流下的族民
创造千千万万的
土地公 去守护自己的
土地

读后感 1, 王勇(菲律宾)

诗与现实往往是矛盾体。张斐然的《老土地》意象新颖，写华夏“族民/创造千千万万的/土地公 去守护自己的/土地”，因为很辛苦，所以才不忍。

身为华人，无人不晓土地公。土地公又称福德正神、社神等，是汉族民间信仰之一。土地公信仰寄托了中华民族劳动人民一种祛邪、

避灾、祈福的美好愿望。我想，正是诗人思维才能写出对《老土地》的这份特殊表达与寄托。

要知道，在现实世界，守护土地、保家卫国的是军人战士。土地公属于心灵、信仰层面的庇佑！诗与现实虽是矛盾的结合体，却能在想像的空间获得另一种无法言说的契合！

2, 吴青科(福建)

诗歌是感性的同时也是充满哲思的，它在表现主观情感的同时，也在发挥着现实的批判作用。

《老土地》本质上既是一种现实批判的诗作。借助“土地”这一意象，反思“族民”的所作所为。“土地”原本是古老民族的活生生的存在，是民族的精神源脉，如今已沦为一种

脱离原始意义的符号象征，族民将一切希望寄托在千千万万个“土地公”身上，进行着自我虚无的满足与抚慰，而忽略了“土地”本身的存在，割断了自身与土地直接的联系，如同植物离开了大地一样，如此简短的一首诗，却蕴含着对人类灵魂的郑重叩问！骨子裡，这是一首充满悲哀情调的诗。

3, 程思良(江苏)

土地公是中国民间信仰之一，源於古代的“社神”。《公羊传》曰：“社者，土之主也。”清翟灏《通俗编·神鬼》云：“今凡社神，俱呼土地。”社神也罢，土地公也罢，其实都是人造的偶像。

菲华诗人张斐然的《老

土地》，借拟人化的土地之口，对崇拜人造偶像的现象予以讽刺与批判。土地之于人，乃安身立命之所，是根之所在。然而，千百年来，人却忘其根本，不去敬畏、礼赞土地，而去供奉祭祀千千万万人造的偶像“土地公”，岂不谬哉！

读后感

1, 王勇(菲律宾)

蓝菱十四岁开始发表的天才女诗人，现年75岁的她已定居美国数十年。她回菲探亲时我与之有过一面之缘。著有诗集《第十四的星光》、《露路》、《对答的枝丫》等，在台湾诗坛享有盛誉。我最后拜读到她的作品是一本散文集由她父亲持赠，不知她去国后是否仍有诗创作？颇为她的停笔写诗感到惋惜！

《墓林》一诗充盈着凄凉、愁苦、萧煞的氛围，读着读着就会随着诗人走进“蔓草生烟”的远方，让

人不觉悲从中来，‘‘散失的鸟羽一片片/不出声息地挨在一堆暮云中/浮散的人生是你们作战时的心情/姓氏和生卒年月都无所谓’’。这是何等的视死如归，决战的刀光剑影交织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人们只看到英雄的风光，而不闻不见万卒尸横遍野的惨烈！

末段三行，‘‘浅浅的暮色飞起处/有雨，有紫衣裳的花/石林外，又见石林’’，又把读者的心绪与视野拉到凄美的远方，留下更为辽阔的悬念！

6, 刘正伟(台湾)

笔者曾在覃子豪主编1950、60年代的《蓝星季刊》上读过菲华女诗人蓝菱的诗作，她与云鹤同样是早慧的诗人，诗风倾向浪漫抒情的风格。《墓林》一诗有悼亡诗的主题内涵，也有反战的思维，诗风而不伤，充满肃穆反思的精神。

《墓林》一诗不禁让人想起马尼拉郊区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万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战亡的麦坚利堡(Fort Mckinley)纪念墓园。首段“初秋雷声在远方/鼓声起落/微雨斜打的小山坡/暮色自一束紫花中浅浅飞起”，雷声暗喻的是抱声犹似仍在不远处响著，让人联想战争刚走不远，远方仍有著战争。

“微雨斜打的小山坡/暮色自一束紫花中浅浅飞起”，悼亡不忘抒情，紫色象征浪漫与青春，这些逝去的年轻的生命；紫花又为末段暗埋伏笔与呼应，实为高手。

第二段前半为墓林哀伤静默的写实抒情的铺陈，接著笔锋一转，“姓氏和生卒年月都无所谓/磨剑、击鼓乃焚城前的准备/升旗则多半为哀悼”，战争的开始已经写好，就是会有无数双方阵营的年轻牺牲者，去填补贪婪侵略者无穷的野心，升旗则多半为哀悼，战争的结局从一开始已定，明知伤亡必定惨重，却仍执意发动战争，是多么让人悲伤的事啊？

末段“浅浅的暮色飞起处/有雨，有紫衣裳的花/林外，又见石林”，前说紫色象征浪漫青春与这些年轻的逝去生命；雨象征泪水；林外又见石林，墓碑外又见墓碑，战争外还将有战争；在人类进化为以合作代替对抗的新时代，战争是否必要，值得人类共同省思。这是一首悼亡、抒情与反战的佳作。

4, 李锦秋(福建)

土地厚重，渗着悲凉的精神更厚重。

这首举重若轻的短诗，从触目惊人的现实走向神秘缥缈的精神寄托。这种中国古典诗歌的表达，完成传统意义上的从具象到抽象的转化，构成一组冷峻、尖锐的对比。

“已不忍”是土地人格化的运用，它散开一种庞大又苍茫的无奈感。“黄河流下的族民”习惯对应创造的中国传统神祇土地公的巨大数量，除了点明了地域范畴外，在隐性的托付和显性的承载之下，

营造出无声无形的痛苦嘶哑情状。这是一种现实的撕裂，于痛苦的精神炙烤中，以意志固化了所寻找的精神维度。

全诗语言平实自然，手法通俗，其思维和视野格局，由大而至更大，由下而上，由肉体而向精神，由现实而理想，形成一种交杂的包裹之态，如同千百年来人们以自我身份的认知来标识脚下的土地，跳动着那一颗颗拳拳的中华之心，延续着中国古典诗歌“诗言志”的传统。

5, 李燕琼(福建)

诗创作本身是情感的一种抒发方式，而张斐然《老土地》中所写的“土地公”则是人们寄予美好祈愿的载体，这二者作为情感的介质，有着不谋而合的默契。

“土地”对于华夏人民而言是现实生活的基础，它犹如母亲般的存在，以自身的力量孕育了人类所需要的种种。因为需要承载万物，所以她需要我

们的守护，即使过程再辛苦，我们也依旧要坚持，这是家园。

“土地公”与“土地”只有一字之差，但二者所需要的滋养是不同的。守护土地，我们要采取实际行动，也许我们可以借助向“土地公”投寄美好的信仰，但更要尊敬现实中辛苦守护土地的军人战士，保持不忍，心存感恩！

6, 椰子(菲律宾)

自古至今，诗人对土地满怀深情，深情款款，土地意象也为历代诗人频繁地采用，有着复杂的诗性内涵。

《老土地》眼中的土地，显然具有美的残缺。从老土地守护自己的边界这一自然意识出发，诗人着重谈论的是土地的人性意识。同样是黄河流下的族民，诗人看到的诗性地

图，是一幅完整国土下千疮百孔的破碎山河，万万千千万千的人造土地公并不能为土地的主人谋幸福，反而是民不聊生，令深入透视大地痛楚的诗人再也忍不住卒睹了。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《老土地》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浓郁，作为看中国的海外诗人，是对某个时期民族苦难的反思。